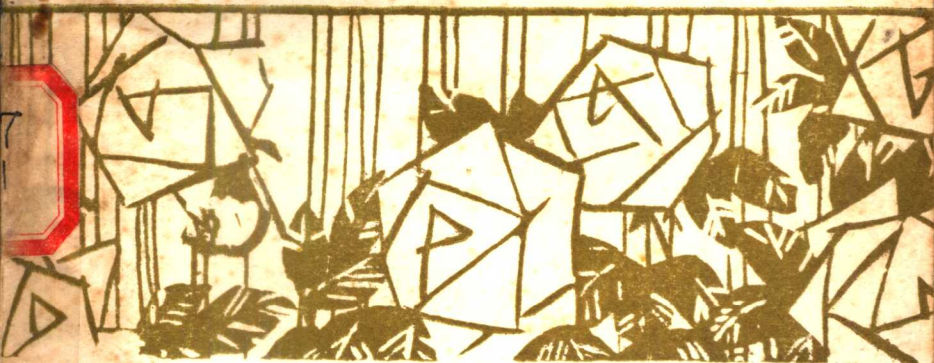


艺林杂俎

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写作教研组编



艺林杂谈

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写作教研组编

目 录

手长衣袖短 不敢下东吴..... (1)

从苏东坡乱改“咏菊”诗说起..... (4)

深山探宝细寻求

——漫谈作者如何观察生活..... (6)

从艺术家的札记谈起..... (13)

要善于“捕捉”..... (16)

“厚积”议..... (22)

细察·凝思·妙笔

——读郑板桥题画竹有感..... (26)

师其意而不在迹象间

——读郑板桥题画竹有感..... (29)

维纳丝和钟馗..... (31)

剪裁的艺术..... (33)

开头与结尾..... (39)

独具匠心 扣人心弦

——谈《东港谍影》的片头设计..... (41)

一刀开出瓜瓢来..... (48)

开头的描写艺术..... (46)

“编筐编篓 全在收口”

——谈《永不消逝的电波》结尾的特色..... (51)

漫谈艺术构思..... (55)

多不如少 以少胜多

——戏曲美学随笔……………(59)

“可歌可泣”与“日常生活”……………(63)

曹雪芹写“笑”

——读《红楼梦》随笔……………(67)

细微处见深情……………(71)

画意来自生活

——谈谈国画《盼到了》的构思经过……………(73)

说“巧合”……………(77)

精心组织高潮

——从贾宝玉挨打谈起……………(82)

文章不是无情物……………(85)

有感于“比喻”……………(87)

谈“比喻”……………(91)

谈“描写”……………(94)

形象化小议……………(97)

谈含蓄……………(100)

含蓄与鲜明……………(103)

《荒鹿偶谈》里的两则笔记……………(110)

要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113)

“对比”的艺术……………(117)

看似反常却正常……………(120)

不谐调的谐调……………(124)

静物不静……………(128)

量体裁衣……………(130)

借一斑而窥其全豹的艺术描写

——从《红楼梦》中的一张“招帖”谈起……(132)

从“深山藏古寺”说起……(136)

漫谈“画龙点睛”……(140)

创辞……(143)

一学生辉……(146)

“马能行”和“琴剑飘零”……(148)

词序与修辞……(152)

从“诗料大观”想到的……(155)

勤于删改 力求精简……(158)

环境·情景·意境……(162)

虚实相通 情理交融

——形象思维小议……(170)

从薛宝钗的“金蝉脱壳”谈起

——略谈形象思维……(173)

诗情画意与形象思维……(178)

调子——作品内在的声音……(185)

出于格外……(189)

谈谈艺术风格……(192)

文章的“眉目”……(195)

浅说诗题……(198)

散文的“散”……(200)

再说散文……(203)

文笔宜疏 脉络宜显

——浅谈散文笔法……(211)

让散文“飞腾”起来

——关于散文的通信……………(216)

诗意——散文的“果汁”

——读散文札记……………(222)

意尽即止

——读诗偶得之一……………(231)

读诗随笔

——漫谈抒情诗的意境……………(234)

离天三尺三……………(240)

诗与拟人化杂谈……………(242)

幻想·感情·理性

——学习恩格斯论诗札记……………(247)

小说贵“精”……………(253)

谈短篇小说的人物刻划……………(255)

漫谈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262)

“画眼睛”……………(269)

特写·形象·意境……………(272)

略谈戏剧的情节……………(277)

戏剧与诗意……………(281)

无巧不成书

——从昆剧《十五贯》谈起……………(283)

闻其声见其人……………(287)

手长衣袖短 不敢下东吴

李存让

俗话说：“巧舌头转不出腮帮子。”不靠艰苦实践，只想侥幸取巧，干什么事情，都不会成功。

首先从“镭”的发现谈起。且不说“镭的母亲”居里夫人，十几年如一日废寝忘食地学习，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终于发现镭的存在。单就她提炼纯镭的过程，不知经历了多少周折。居里夫人自费把铀沥青矿的残渣从奥国运到巴黎。除少量的睡眠之外，她把全部时间都花在实验室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公斤一公斤地冶炼矿渣，终于炼完了好几十吨。一九〇二年一个月的一个深夜，世界上第一粒纯镭在居里夫人的玻璃器皿中结晶了。

好几十吨奥国的矿渣，炼得玻璃器皿中一点纯镭的结晶，这是多么悬殊的比例啊！这多么象文艺创作的过程啊！文艺作品必须来源于生活。只有长期地到三大革命运动中观察、体验、分析、研究无数的人和事，搜集很多原始的资料，整理很多素材，使生活之源愈挖愈深，生活之河流域愈来愈广，生活之树愈长愈青，那么作者的认识才能不断深化，人物形象才会逐渐在作者头脑中“集合”，事件在思考中“排队”，“人物”从呼之欲出到压抑不住，

这时方能进入创作过程，写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艺作品。

陆游论诗的名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也是说只有具备了丰富的生活积累，才能进行创作。由于时代的限制，他当然不会意识到诗人应该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人民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了解所有的阶级，所有的人，所有的生活和斗争形式的必要性，但诗人应该行万里路，做万件事的意思是有。固然文章最忌“纸上得来”，但除生活素材之外，也还需要从纸上学些东西，读些文学名著，学点基础理论知识，学一些艺术技巧。甚至也可以从工作总结和报纸上的通讯报导里间接体察生活，作为直接生活的补充。泰山不辞抔土，江海不拒细流，创作当然也需要接纳一切知识。

提取纯镭的原料——铀沥青矿的残渣可以用吨来计算，产生文艺作品的原料——社会生活怎能用数据来表示呢？

马雅可夫斯基说过：他写诗的一条主要经验就是必须具备有大量的“诗料的储藏”。所有这些原料全都是放在脑子里，最难的一些还须记在袖珍手册上，为这些原料的准备工作几乎占去了他全部的时间，每天在这上面要花费十小时到十八小时，可是创作产量经常只是每天八行至十行诗。老作家巴金同志，谈到他写《家》时说：“我不是为了做作家才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我写《家》就象在挖开回忆的坟墓。”由此可见生活逼着作者

拿起笔来的时候，才算生活储备工作基本上完成了。

依稀记得有这样一句名言：创作的艺术就是精简的艺术（大意）。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只有从大量的生活积累中才能提炼出文学珍品。因此我们切不可把创作的艺术变成“拉长”的艺术。无病呻吟，装腔作势，不鸣则已，一鸣不止，本来无多少生活，却要洋洋数万言，硬是把短篇拉成长篇。

常言道：“手长衣袖短，不敢下东吴。”典出《三国演义》。孙权假意许亲，想乘刘备到东吴就婚之机，拘而捕之，逼使割让荆州。当时刘备对来使说：“吾年已半百，鬓发斑白，吴侯之妹，正当妙龄，恐非配偶。”其实这只是表面之词，更重要的是，那时孙权已雄踞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垂涎中原，虎视眈眈；而刘备往往需要寄人篱下，并无栖身之处，更谈不上建立“生活基地”了。荆州一席之地，还是诸葛亮、鲁肃作保，打借条借来的。尽管刘备实属胆小之辈，但毕竟有点自知之明：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本，袖短手长，再三踌躇，怕去东吴。我们搞创作应该从中受到启发：如果没有生活的底子，就不要把手伸得老长，只顾抓作品去。还是踏踏实实打下生活的基础，建立“原料仓库”，扩大知识领域为好，万不能学玄德借生活去。

缺乏丰富的生活储备，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没有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要想写出成功的作品，是不可能的。

（选自一九七八年第十期《山东文艺》）

从苏东坡乱改“咏菊”诗说起

段国超

冯梦龙《警世通言》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次苏东坡到王安石家里去，看到书桌上有一首王安石尚未写完而仅只有两句的“咏菊”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遍地金。”苏东坡认为黄花（菊花）敢与秋霜鏖战，最能耐久，随你老来焦干枯烂，并不落瓣，王安石这两句诗只不过是胡说乱道。于是提笔续句云：“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对王安石加以讥诮。后来苏东坡因政事贬谪湖北黄州，发现秋天一到，自己后花园里的菊花，西风一吹，便满地铺金，竟是落瓣的，遂意识到他原来对王安石的咏菊诗的批评是错误的。

众所周知，苏东坡是被后世奉为博学多才的名儒，为什么会闹出这样的笑话呢？这里对我们有一个启发，即搞文艺创作的人必须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其中包括必须懂得一点自然科学知识。

这是因为，文艺作品是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在文艺工作者头脑中的形象反映。而现实生活是什么呢？其主要内容不外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三大革命运动。生产斗争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斗争，科学实验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一系列科学方法的创造，那末，文艺作品要

准确地、鲜明地、生动地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作为文艺工作者，不懂得一点自然科学知识，不熟悉自己描写的对象，怎么能行呢？再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必须具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是包含自然辩证法的，文艺工作者要懂得自然辩证法，不懂得一点自然科学知识，也是不行的。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即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

早在四十多年前，鲁迅就曾经告诫过我们：“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一切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的先驱者鲁迅的这个至为重要的教导啊！一定要懂得一点自然科学知识，否则，“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难免要闹出苏东坡乱改咏菊诗的笑话吧！这里，老作家徐迟、秦牧等同志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让我们赶上去吧！

（选自一九七八年第十期《延河》）

深山探宝细寻求

——漫谈作者如何观察生活

赵燕翼

身居宝山，识宝者有所获，不识宝者即无所获，正如有的作者，虽然长期处于工农兵斗争生活之中，却感到周围事物，司空见惯，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可写的。

原因是复杂的。政治水平的高低，思想感情的深浅，艺术修养的优劣……都是原因。其中善不善于观察、体验、分析生活，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这就有个方式、方法问题。

从事任何工作的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职业敏感性”。文艺作者岂能例外？

作家李准同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举了两个生活中的事例。某次，他和一位做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在河南巩县的集市上闲转，看到仔猪行情见涨，他就问：“猪娃子咋卖这贵？”干部回答：“好现象嘛，这个县有办法了！因为生产发展，群众需要多养猪了。”一九六二年春节，我国即将度过困难时期，农民群众都贴起窗花来。有个老汉欣慰地告诉李准：“老李呀，有办法了！要过好日子了！”

集市上猪价涨落，过节日贴不贴窗花，这都是农村生活中平常小事，但基层干部和老农民，由于他们丰富的经

验阅历和洞察群众思想感情，就能敏锐地从这些细微迹象上，判断出社会生活即将发生的巨大变化。

生活是纷纭复杂的。呈现在你面前，也往往是平淡无奇的。一个作者，要有敏锐的眼力，从平淡中看出不平凡，从无奇中发现有奇。要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在支离破碎的生活现象矿藏中，有许多碎金璞玉；你不用探钻般锐利的眼睛去寻求，即使闪光的宝物，也往往会在泥沙混杂中埋没！

文学创作者最值得珍贵的矿藏是什么呢？可以说，生活领域里的万事万物，都需要我们饱含着浓厚的兴趣去观察，去研究。最需要关切注视的是：带有个性特征的各种人物。多种多样的具体生活细节。独特逼真、富有诗意的环境。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以及从这些人物、细节、环境、语言中引发出来的社会意义和生活哲理。要得到这许多宝贵东西，就必须培养职业敏感性，锻炼锐利的目光，提高分析事物的能力；同时，也得有一套方式和方法。

我们作为新时代自觉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要有甘当小學生的谦虚态度。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懂得中国的事情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在做农村调查的时候，把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都请来当“可敬爱的先主”，这为我们树立了渴求知识的光辉榜样。

我在新疆乌伦古河畔，曾经拜一位哈萨克老马倌为师，他教我认识了生长在戈壁沙漠地带的几十种主要牧草：胡兰奎罗括草，翻译过来是“野马的尾巴”。肯普尔

恰什草，那就是“老太婆的头发”。在认识彼达耶克草的时候，还引出一则美丽的民间传说。当介绍一种“克仔力胡菜”时，他告诉我，旧社会穷人买不起茶叶，就用这种野生植物的叶子代茶……要是我不去“打破砂锅问到底”，老马信怎么能想到穿四兜制服的汉族知识分子，还会对这些野草感到兴趣？

也许你会笑我，这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吧？不，这仅仅是顺便举出的例子。在生活里，我们要花主要精力关心群众斗争的大事，但也绝不要减少对普通事物的兴趣。写小说，那是向人民展示广阔社会生活的画卷，一草一木，都会为你的作品增加浓郁的生活色彩。不妨再举个例子：

一九七七年我在甘南，从盛夏到秋末，把草原上主要的野花，从藏名、学名，到生态、颜色、气味……都随时观察，随时向群众请教，甚至查对《青藏高原植物图谱》，做了详细记录。在齐哈玛公社的时候，九月一日，我随赤脚医生尕次尔去塔瓦二队，路上看到一种新开的淡紫色倒钟形野花，就摘了一朵问这是什么花？赤脚医生告诉我，这叫“黄见察吾”，是一种草药（后查书知为“高山龙胆”）。但当地群众都叫它“哈巴合”。哈巴合一开花，牧草停止生长，秋天来了。住在平滩的人们，往往会向来自高山的过路人打听：“喂！你们那里的哈巴合开花了没有？”如果得到的回答是开了，那就是说，从一朵野花的最初开放，向人们传达了秋天来临的信息。这时节，规划秋季草场，准备畜群搬迁，买镰刀，修大车，勘查打草地，抽调割草劳力……等等，一系列秋令生产安排，都要

从此着手。这是群众的“物候学”。如果在我们的作品里，穿插上这种细节描写，岂不是很有诗意、很美，而又富于独特的意义吗？

要在生活的广阔天地里，多多发现线索。条条线索，就是条条藤蔓；要牢牢抓住联接生活的藤蔓，去摸取丰硕的艺术金瓜。

也是在七七年夏天，我和汪钺同志，在甘南草原的一个生产大队生活。在这里，我们结识了大队赤脚医生——一位朝气蓬勃的女知识青年。在我们的要求下，她把她的六大本日记交给我们看。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摘录了不少生活素材。例如，某一天，日记中记载着这么一件小事：

“下午，因为给队长的孩子给药的事，气得我哭了一鼻子……”

这一条，立刻引起我的注意。因为从字里行间，透露了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纠葛，触动了情感，引起一场小小风波——这正是文学创作者所应关注的东西。然而，在这里，日记的主人仅用粗线条画了一笔，她没有向第三者提供更清晰的细节。这是一条线索，一根藤蔓，需要你顺着它去仔细地摸索。按我们的行动计划，该向别地转移了；但我们放弃了一趟难得的顺车，等待赤脚医生巡回医疗归来（当然，还要向她询问别的事情）。关于这件事，得到的解答是这样的：

那天，队长带着他五岁的孩子，到大队合作医疗站来看病。在这里，只需要交五分钱，就可以得到应有的治疗。赤脚医生经过诊查，病儿有点发烧，就给他取了三天

服用的磺胺片。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怪现象又重演了，病人往往比医生更“精通药理，总爱越俎代庖，要医生按照他口述的处方给药，才会心满意足；这位队长不要“磺胺片”，指名要“小儿安”。赤脚医生劝告说，“磺胺片”和“小儿安”，就其药性来说，完全是一样的。不过“小儿安”中加添了一点矫味品，口服起来感到是甜的。为此，要把这种甜味的制剂，留给较小的幼儿服用。队长的孩子年龄较大，会听话了，用“磺胺片”就可以了。队长不听这些，非要甜药不可。争执发展到后来，他大发雷霆，用刻毒的藏话，骂赤脚医生是“啊哈玛仔热！”拂袖而去。丢下了受委屈的姑娘，便伏在小桌上，伤心地哭了半天。

从上述的细节描写中，一个坚持工作原则，能对上级领导的无理要求，敢于进行抵制的赤脚医生的形象出来了。但她毕竟是个十八岁的姑娘，当受到屈辱，无从申诉的时候，就背着别人，用哭来发泄自己满腹的怨气。这样，越反衬出那位态度蛮横的队长，神气活现地站立在我们面前。

之后，我又向几个群众和翻译人员，订正了“啊哈玛仔热”这句话的语气份量。有的译为“坏得很！”有的说是“坏透了！”也有人解释为“大坏蛋！”

固然，我们不一定马上就用这件事情，去创作一篇小说。这是生活中值得珍视的原料。我们要随时随地，努力发掘，大量积累。究竟什么时候用？怎样去用？说不定。作者大脑中的记忆系统，是个堆金聚宝的大仓库，那里面贮存的货色越丰富越好。当你进行某种艺术构思的时候，那沉睡在你记忆系统里的人物和细节，就会破门而出，跳跃

到你的笔下，象一块块补天的炼石，嵌玉镶金，化作你艺术肌体的血肉。

在基层，各级机构，都保存有“学大寨”、“先进模范”、“路线教育”，以及其它政治运动的文字材料。我们不能完全依靠这些材料去代替直接的感性生活而进行创作。但也不要轻视它。很多运动的全过程，我们往往没有机会直接参与，就能在这些材料中看到它的概貌，获得某些人物和事件的线索，记下来，再拿到生活里去印证。我和汪钺在甘南一百天的生活中，看了数以百万字计的材料，与采访实录合计起来，每人都记了几大本笔记。诸凡甘南解放前后的社会状况及其历史变革、封建宗教统治的种种残酷事实、历次政治运动的斗争事实、畜牧业生产的各种环节、著名先进人物的事迹及一般民情风俗学、部落内部错综复杂的宗族派别关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种种表现、大规模的牧业基本建设项目的兴建情况等都能从我们的笔记里找到或详或简的记录。也许笔记的材料，连千分之一都用不到创作中去，但这种苦功夫是值得下的。

更重要的，还要利用各种机会，千方百计去接近群众生活，交流思想感情。我们在齐哈玛公社塔瓦大队，住在夏季牧场的帐篷里，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与干部、牧民拉家常，谈笑话，消除隔膜，象老朋友那样无所不谈。然而，你不能忘记自己的本行；要在漫无边际的闲扯中，敏锐地抓住有意义的话题，引导人们“言归正传”。同时，用眼睛收集生动的印象，回头再尽可能详尽地记下来。这里，我摘录自己生活笔记中的片断，以作为管中一斑：